

集部

文毅集卷八

明　解縉　撰

序

送張崇顯重遊北京序

北京地形天下之雄傑險要士君子壯遊奇偉絶特之觀而名能文章抱負慷慨者嘗終其身而不能一至焉且以孔孟汲汲於濟世幽薊之國欲行仁政豈不賢於

滕費中年絕長補短戞戞乎其難者哉而不幸當衰亂之時遂無孔孟之跡降及晉宋好奇之士若謝安王逸少之流宋南渡諸儒務為格物致知之學者僻處一隅皆無因而至焉及有元入主中夏佐以姚劉許律諸君子雖因其邇於陰山以定都而形之強實天下之雄傑險要撫據全盛將幾百年一時文章亦頗有奇氣未必非山川形勝風氣之觀感有以助之也至於元季四方鼎沸而國都固猶宴然自若也蓋其東連滄海西接晉

冀前有瀰潴大陸之利北有重關天險之固使非天命有歸其主自遜於荒而以勢利相持雖引百萬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歲月之間成敗利鈍未知其勢孰為得失也天朝太平三十餘年士君子壯遊北京者多矣若吾友張君崇顯蓋嘗往來而不已者也而予迺不能一遂其遊觀之樂每侍聞天語退而稽諸簡策所載信古人之不我欺當孔孟之時地之不幸而不得遇賢聖之人當晉宋之時人之不幸而不得居混一之世及元之時

時之不幸有賢智之士在形勝之地而不獲智勇之主雖有文章其所稱道黼黻豈可與六經並傳哉故曰其皆不幸也張君今又將往焉其為我訪灣河居庸與其豪傑俊乂而謝之吾君無為而致垂拱吾民無事而樂雍熙一憂一豫無乎不宜吾將酌直沽之水磨碣石之巔作為文章詠歌盛世自慶其希遇固千載一時也其行旅多暇先為歌詩以俟

送徐廣成之定遠教諭序

吾鄉徐氏來自廬陵故宋孝子知道供奉選德殿致仕
楚州團練使子孫蕃衍至林隱先生尤以長者稱好施
予家累千金教子孫為儒者林隱先生先公外大父也
先公少時大父宦遊京師由是往來外氏家尤密嘗訓
迪其子孫令先公捐館六年而廣成由邑庠貢太學太
學以為才廷試經義論策優等仕為鳳陽定遠縣教諭
余與廣成尊君耕樂為内弟兄而年長再倍廣成與余
同年生而月日差長乃祖奇峰公遇亂時挈家與先公

同居止余少時兩家子弟相過從無虛日情親愛厚不愧古人耕樂先以太學生分教山西既而仕為廣東縣官便道還鄉里人榮之先公喜甚嘗指為余兄弟勸後余兄弟忝竊高科登朝而奇峰物故已久獨耕樂在又為之喜甚而指以為廣成勸今迺獨余得見廣成之仕而喜而先公與耕樂皆不及見矣可不為之悠然而遐思乎原其家世積之忠厚迭出而顯榮又皆以儒術發身故宜以道德相勉而無以學官為秩位之卑廩祿之

薄且邑小而英才之少也明時公卿必取經術有行誼者而廉潔自著尤士之分内事也鳳陽中都天子鄉也廣成尚凛然思祖宗之傳序與父師之期望也哉

送端木員外郎歸溧陽序

聖天子尊臨大寶之初雅知端木公孝思名即以問臣縉時公使朝鮮未還也及還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録書成受褒賞陞擢武庫員外郎階奉訓大夫合部人皆以老成推敬之未幾又念今書學荒落惟公在國初獲接

諸老宿如翰林學士危公太樸侍制朔公儔皆嘗受學於宋趙文敏公而公皆及師事之暨學士宋公景濂子仲璲仲珩饒君介之宋君克温杜君叔循皆篤志於書公俱與之頡頏三四十年間遂空冀北無以為比者此衆人所知而聖天子之所深賞嘆者也於是屢書上進上視其用筆轉折微妙處指以示臣縉曰恨老矣猶可以淑後進也遂命選天下能書者日就文淵閣命君董成之聖天子所以優待老成之意甚厚而公以疾不能

造朝其子入朝告恩命慰勞還第以藥其疾且冀其復來也京師士大夫皆為詩歌送之而縉紳附絲蘿之契末相與最乆相知最深知天下之人知公之書者未必知公之措置設施知公之措置設施者未必知公之高見遠識達道造微出乎事物之表也蓋國初公之父為刑部尚書風裁壓於朝著一時俊偉豪傑之士仰尚書之高風慕公之令譽皆願納交而自少學於金華范祖幹之門實朱程道學正傳而公之所得深矣其視區區

利達為何事哉宜當時俊偉豪傑之士知之者已鮮矣及後寓於洪州時趙鐵峰熊雲西熊西宇諸公學問與范金華同一傳授其門人子弟如拱辰傳先生伯機熊先生一見而契所開相與推敬之縉以晚學識公於洪武時但知慕公之書及見公之議論退而問於伯機先生未有不灑然自失也由是辱公不鄙敬之重之後與同在史館同直文淵閣蚤夜切磨未嘗不自為之深慰也今公謝病歸優游家居以訓其子弟家人宗族鄉黨

固甚適矣望餘光而仰後塵者能不為之悵嘆乎雖然聖天子方思起公公之疾行愈金馬玉堂之間可坐而待也姑書此以識一時之別

送劉孝章歸廬陵序

學必有師傳朋友講習而後有所成不然雖至白首猶為僻學也豈惟成德文藝亦然余少時先君子教以書輒舉所聞於太樸危先生伯琦周先生而泝其源於趙吳興以上未嘗自為臆說也及教以為文輒舉黄文獻

公歐陽文公之說而泝其源於曾王歐蘇柳韓班馬董賈先秦以上極於六經之奥未甞自為臆說也及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於大父竹梧公而泝其源於劉静春楊伯子以達於關閩濂洛又未嘗為之臆說也是以一得之遇間有所見實先君子師友之傳講習之餘之所及也繼而登朝以所為文求正於平仲蘇先生先生與先君子受業於黄歐為同門於是傾竭所藴為余言余始益有所見焉詹君孟舉在元嘗及子山巙公之門

又嘗聽教於危周二公於先君子又同門而予與詹君同官為中書舍人虛心咨問又盡得其說與先君子之言無二不舍晝夜思惟至於今僅若有一髮之見至於道德則自先君子既沒無復有講論及此者是以碌碌將為庸人之歸方慨然而自嘆也廬陵劉君孝章家世忠厚父兄宗族各以道相勖及授徒環州嘗與予友胡君光大遊余亦聞之甚熟也去年光大延致教其子余亦遣子從之遊孝章甚勤於學嗜為文與書而於此來

也其尊君惇信先生欲其講求於京師亦若先君子之望於予也惜乎為文為書吾黨有大愧於危詹諸君子而道德之懿則又恐𦍒如捕風何以副吾孝章之意而承其尊公之志乎於是孝章將歸懼無以復其尊公也姑序余之所就者以相解歸而求之家庭之涵濡簡編之講求將必有大過人者異時重晤孝章必有以副吾之所望廬陵螺江二程之從周子實始於此則廬陵固濂洛之淵源也俯仰山川之餘輝寧不有超然而獨悟

者鄉孝童毋若子之徒自苦也

送彭君永年序

余在京師常起而送行有抱琴者隨焉彭君永年也永年學琴數十年人皆謂永年能琴永年行將以出政也古之學者六藝之文後世惟琴獨存傳有師法於古學其庶幾乎永年必造其微矣余且與原其制粤自庖羲氏作而琴始制非庖羲氏不能作也虛其中通八風合四時取諸離其長當期之日廣視六合前廣後狹以言

尊卑上圓下方象於天法於地取乾坤取身取物與地之宜鳥獸之文備矣故其微妙感鬼神動天地回風裂石魚鳥仰而聽之也永年造其微矣則於從政乎何有宓子賤不下堂彈琴而單父治非彈琴之可治也如有庸夫兀坐堂上拂絃視徽事謾不省以求其自治治人如子賤不亦難哉蓋子賤學於聖人審樂知政事物之應如調若琴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其體備而用周也子賤與琴相忘久矣而民亦與子賤相忘於無事也單父

之民囿於一琴之中而不能出其胸臆之外也子賤何
下堂之有哉子賤之琴學造其微亦可見矣故曰學古
入官官猶是琴也不虛其中窒礙不通可謂琴乎可謂
官乎尊卑定位方圓合宜法象既具可謂琴矣鼓宮尊
重則不荒以驕鼓商清斷則不陂以壞鼓角區别則不
憂以怨鼓徵感生則不哀以勤鼓羽清趣則不危以匱
琴之妙微至矣於從政乎何有永年每彈琴灑灑泠泠
坐以待旦非與琴相忘能如是乎吾欲其施於政矣故

說子賤之琴以贈之

送寫真蕭士信序

余少時讀書得古之斷碑遺碣效其布置形似自以為至矣間有訣之曰比之古碑刻如燭取影殆逼其真則又喜自負閒有談用筆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見古人之真跡雖毫髮運轉皆遒勁蒼潤如劃砂剖玉使人心惕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世言畫趙縱者二人

其妻曰皆似也其一獨得其形態其一乃兼得其精神二人之畫優劣遂判比之學書無異同者泰和蕭生士信十餘年前相見京師以傳神稱於士大夫間今又相見余為之序而贈以言世之好畫者不以似不似為工拙善惡醜好惟形態之美之是求誠世之大患也是猶學書者不擇字體但欲增減點畫一出私意析地之繁同天之省者其可乎今士信之畫形似布置既肖若精神意態之微用筆遒勁之功章亦取古人真跡用心於

毫髮轉移之間而有得焉則形勝與情態兩無可議不患世之不好也予之學字亦然所以勉士信也亦以自勉也

送廖伯琛教授滇南序

予鄉廖氏自宋中丞剛之裔孫來官吉水因家邑之東溪世有文章行義之士余嘗接其老成交其英俊且相與有連而伯琛之譙恭自相識至於今將三十年不異也蓋予自為童子時伯琛之諸父昆弟與余交及伯琛

年已長所以相敬者如敬其諸父焉後予出而仕而伯琛壯遊四方間或相見未甞狎焉其客於滇南者累歲滇南之人未有不譽其虛已不伐也歸鄉與故舊相慰藉如在家時未嘗出一語相加譴也於是聖天子方綏懷遠人以禮義文物同中國而廖氏又素習詩書知伯琛師道之立於滇南久矣遂以為宣慰教授赴京受命而朝之士大夫為之詩文以華其行而予獨念伯琛名其堂曰自牧蓋力行所由始而學之所由進師道所由

立也予可無一言以為之助乎夫人惟自滿者無益非無益也其勢自不能受也自高之人日就於卑汚淪陷顛溢而不能已而不自覺也惟謙受者如大谷之生萬物也如滄海之納百川也納之坏壤而不以為少塞之丘陵而不以為多而况區區窮達得喪而足以動其心哉伯琛所以自牧之地其大蓋如此固非但有以自立於滇南已也亦非教授於滇南始也余所見三十年矣後此功深養邃而獨立不浮者在於伯琛之所將從事

毋自畫而怠也余於伯琛有厚望焉

送孝感令裴子彥歸省序

裴君子彥為孝感之二年其所親劉何岳就省之還言孝感之俗朴以忠其民儉而興於讓耕樵漁牧各事其業而不浮子彥文之以禮節鎮之以不煩孝感之民各適其適也予因謂孝感之易治而亦愛吾子彥之能因其俗也今永樂元年秋子彥以再考來京師其屬自府與布按兩司官課績皆言子彥廉能為政有方天官卿

與之往復論難必欲窮其所以然且不明言其善於愛民者子彦顔色自若徐曰有愛民之心恨催科政拙耳聞者為憖因曰若甞部饋餉程期急道里遠孝感又小邑獨能僦商船蘇民力商人服其信而民懷其德上司以無責而孝感以為績若之何信孚於人而稱其易耶對曰信非一旦暮能立也惟事事信於民而且信於商則易然耳又曰若甞部孳畜赴汝南時暑雨道遠同部迭多亡失若獨無欠闕若何術之以耶曰非有異也仁

民愛物初無二理察其利害欲惡時其飢飽勞逸勤迪其下人心存乎是而嚴於其事無怨疾之程也其失或寡矣問者遽曰誠如是書上考休哉爾且去子彦悠然而退於是有母在年八十餘矣子彦援例得歸省扁舟衣錦耀榮金川之上京師士大夫想其意氣之懽愉風采之華溢既貴而有能名足以為親之慶且可以為鄉之勸也皆為詩歌咏之予友金君幼孜請為之序余嘗謂孝感易治而愛子彦之能因其俗也及今而知子彦

當催科之煩寓撫字之意處之有法豈非仁者哉是不惟長於鎮静而又優於應變也書不能盡言且其言益不繁雜也而皆有旨趣其意不迫切也而皆有諷諭豈不可書以為序乎

送儲先生赴官序

公孫丑問於孟子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其道若是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此謂富貴不能淫也貧賤之不能移威武之不能屈窮達得喪禍福

之凡自外至者皆不足爲之動可以類推也豈惟孟氏爲然哉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若固有之舜之不動其心也鼓刀渭濵不爲之困心鷹揚牧野不爲之得意處畎畆囂囂然處阿衡囂囂然何阿衡畎畝之有異哉伊尹太公之不動其心也委吏乘田不足爲之辱大夫司冦不足爲之榮者孔子之不動心也孟子曷不引以明之而北宫黝之徒之養勇嘐嘐然與其弟子辨耶立言以爲教闢而示之門引天下後世學者以入於

聖人之途也驟而語之莫知乎其所用力矣奈何孟氏以來求若聖賢之不動其心者何其少也若今仕者之所患皆重内而輕外喜近而惡遠樂榮要而厭卑散至於外與遠之卑官散秩尤以為厭憧憧然往來於心者日夜惟在於是也得所重所喜樂洋溢光釆煥發於外而遇所輕所厭惡憔悴如被疾然嗚呼知言養氣之功是曾有一日之義之集也哉於是可以觀人之嘗學否也吾友延陵儲君為先生有年矣一旦受命為王府紀

善冒大雪攜挈妻子適萬里外其友皆懽然送之行先生之不動其心可見矣葢其心知奉命為王府紀善不知其為外為遠為卑官散秩也是以送者亦為之喜而謂予不可無一言以贈之知君學聖賢之學為衆人所難也紀善以輔導為職非卑官散秩之比天子慎擇而命之寄以展親之任非學聖賢之學如吾儲先生者不可也況先生家世名宗讀書好德予少時已有艷慕之心知言養氣之功尤當致其力以進於成昔者滕文公

之見孟子片言曉之而終遂不疑今之親王豈在諸侯之下歟吾知其不疑於先生也必矣

送徐崇威任宿州序

崇威徐君天性孝友在鄉里以善事其親為人所稱道後出仕時迎親覲省之禮未嘗有缺及調居廣右邊夷煩劇之所崇威恐非其親之所宜處也勸以東歸其親不忍與之離也則曰吾安之未幾而崇威擢為中書舍人與俱至京師蓋余自童時得趨侍後别二十餘年乃

復見其父子娛樂於宦遊羇旅中而皆欣欣焉此古所謂慈父孝子者於是乃復見其真而嘗以此卜崇威之必將顯榮也既而崇威連任跋涉水陸往返幾萬里餘道淮入關踰南山以出泝江入廣人皆謂崇威之仕為不達也而崇威處之夷然無慍無怨安於義命不援不陵常有樂志古所謂夷險一節者復得見其真而又以此卜吾崇威之必將顯榮也今果用薦擢知宿州宿州為帝鄉重地民浮事簡崇威又將迎其親以就禄養而以

身教宿之人凡交遊皆為之喜其親必將聞而喜之也余之所以卜之者將由是而驗又私竊自喜也翰林李宗白輯送行詩得若干首屬余為之序

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國初鄉先輩復仁羅公朴直無華受知先朝以宏文館學士致仕而歸玉帶裘馬之賜焜耀閭里未幾卒而上思之不已即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從子養蒙以疾辭上亦不能強之養蒙肥遯山林以詩書自娛從而受學者

亦弗拒也於今垂四十年矣先朝至聖至仁天地之量
於是亦可槩見其萬一而養蒙豪傑之才蘊於烟霞泉
石之間而時時發於議論見於文章則人亦未必盡知
而天之所以報之者蓋甚厚而不薄也予家君學士君
之莫逆交也由是養蒙與家君亦密而予因得識其為
人及壯而歸自京師與會於文江之西諶溪谷平之間
學士君之風流固在每高談劇飲坐客盡傾間語余曰
吾無以報朝廷吾將訓吾子以為國家之光吾老矣死

且不朽亦先季父志也余甚壯其言及永樂甲申予知
禮部貢得汝敬之文而進之蒙上恩寵擢入翰林在二
十八人之列則養蒙君之令子也又日與之遊恂恂然
務學日夜思所以承君之志於是益知君之善教其子
而其前所以語予非虛也又明年君來京師入見退就
禄於汝敬未幾而歸輿如建瓴矣其仲子汝完又乘舟
來迓之予惟君之出處從容誠有道之士也孟子所謂
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非羅君而誰歟君之膺壽考康

寧之福以爲江鄉之重者天之所賦未可涯也

送蕭典祠序

舜之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甚哉祠事之難也所以動天地之感治幽明之故通隱顯之情積微著之漸其幾不可測而其應爲甚速其理不可昧而其事爲至神以方寸之光輝潔白括今古於須臾一六合而無間也而況祀事爲官守宗廟壇墠坎瘞柴燎之所俎籩簠

簠簋鉶鼎之器粢盛牲滌酒醴之物升降俯仰進退之容繁簡疏數往來之節紛乎其間非敬直內而盡事人之道者不能也聖天子推恩復岷王於舊國以蕭氏紫霞為其典祠紫霞廬陵人自少有飄然出塵之想無物欲之累清而不同於俗是以寄跡老子法中洪武癸丑應太祖高皇帝寵召隸太常樂生陪郊廟之舞秩海岳之祀為樂師於藩府屢省其親與予見於朝三十年來不見其有傲惰之容舜與孔子之言庶幾乎其有默契者

焉而敬之一字終身誦之可也或曰秩宗司天下之祀而紫霞秉一郡之典且季路孔門之高弟也疑未可同日語曰惡是何言也統萬事者固當謹專一職者不容忽持滿捧盈一杯水之微頃刻之心不謹覆溢之患響應幽明禍福應感之機豈有二乎哉孔門所以日致其省也於是紫霞佩印綬行矣其交與者籍田奉祠葛清隱太常奉禮彭永年及其郡人相與餞而屬余序之

送朝夫弟歸省序

余弟朝夫名繪以字行同出高祖莊山公莊山為宋季大儒在太學以賦斥賈似道徑歸忠厚之德精博之學富而好禮享高壽以卒而二子八孫若先祖真我與弟覲我求我朝夫大父淵靜公成我尤知名當世覲我求我謁進士舉而先祖登第為顯官人皆謂莊山之積德也既而先公筠澗與弟恭先同舉胄監又謂先祖之積慶也入國朝諸父皆由科目出身仕著名聲人或謂先祖弟兄皆積德也及余與祠部兄聯登進士第又謂先

祖之積德將多於前人也前朝夫弟文夫舉進士今為
翰林檢討今年朝夫又擢進士甲科且勅賜南歸績學
所以期待之甚重人皆謂淵靜之積德為盛也况朝夫
自少大父淵靜教之母劉養之及淵靜沒朝夫從予學
青燈勤苦甚與余相似今其歸也又與余遭遇略同衆
皆以為祖考之慶豈不信然哉朝夫尚日孜孜焉務德
俾後之子孫又有善繼者焉則人又將推而歸之先德
之無窮也今日之榮光他日之富貴皆不足自羨自期

也

贈靈川教諭王君考滿序

國朝承運肇基革元之弊當經綸草昧之際首務為崇儒重道之禮是以太祖渡江之初闢禮賢館於建康幸京口禮秦從龍駐姑孰延陶主敬下金華幣聘宋景濂等皆為名臣著在史冊其後定制雖要職皆或以他才進惟學官非明經飭行不得與其選其重為人師範如此及其教養得人視為成效陞之胄監陟之翰林其有

材充德大進位台鼎惟上所簡拔其重學官之進用如此是皆以古大賢之事期待之也今聖天子繼志述事勤名太學以風勵四方自有學校以來未之有也延平王君洪武丙子以治禮經舉於鄉仕為靈川教諭十有二年於茲矣靈川在桂林為小邑其俗以家富子壯輒分爨異居各為身計雖有聰明俊秀莫能自資以為學入國朝舉進士者鮮有聞王君十年之間彬彬造就予因至其學舍取諸生所為文讀之皆可與進於高明也

王君可謂有效於靈川者矣而又當滿去吾知其將就陞擢可期也其訓導譚某江某與諸生不能已於情求予言贈之予為推本我太祖與今聖天子所以待學官之意俾王君知以古賢哲自期也且其去此而富貴不足云但自宋以來師儒之學仕於桂林者有廣陵張公東萊呂公至今桂林之人談者有矜色王君勉焉使他日靈川之人談者有矜色是所望焉不然是將有愧於靈川也

送河南參政夏君歸天台序

天台夏公廷簡以洪武丁卯舉進士歴官二十年擢爲河南參政恩例得歸故鄉京師士大夫莫不謂廷簡之榮也於是翰林王君孟暘爲序以送之而且謂余不可無言蓋予與廷簡爲同年廷簡學問文章誠不在同年後以疾不及試寄業太學中未嘗有愠辭及歴臬司獄訟清明聽決無壅同年中鮮能及者廷簡未嘗有矜色後同輩多擢爲大官廷簡以事留不果廷簡未嘗有不

足之意及出為縣官上之人譽其能治劇下之人譽其能愛民廷簡未甞自負其能再陞為理官繼掌銓衡人皆謂選士決獄事當不同廷簡皆優為之如素習及當遷擢又如昔在臬司時留不得遣廷簡未甞有過高之望但聞其譏抑之言而輿論益不可掩矣聖明親擢付以重藩又得歸故鄉為桑梓之榮自常情觀之廷簡不以常人之所愠惜者為不滿而今豈以常人之所自喜者為矜溢耶既不以天官刑曹與有司之職高卑煩簡為

勞逸為難易則豈獨於今藩閫之寄而遽為之動也哉
想其桑梓之敬恭釣遊之思念固無異於葛巾杖屨之
頃豈以黃金橫帶而有異哉若夫廷簡之素志則曰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自今以往雖復入為公卿老而休逸懸車錫爵夙心不
異於彈冠三命循牆俯傴益恭於筮仕凡外至之榮無
一毫動其意者此則廷簡之志庶幾在是而孟賜所以
必徵予言者其亦在於是也庶可與廷簡鄉之人道之

也

送州牧劉公潛赴漢川序

公潛劉君大父伯琛先生嘗與季大父求我舉進士江西為同年時年最少雋譽洋溢故家君尤相與莫逆晩為郡學師家兄從之為弟子往來必過予家或淹旬月予時甚少辱先生竒愛之為之延譽繼而舉進士江西先生為座主宴集堂中先生不勝喜後予歸鄉而先生沒乆矣於是識公潛縣學中恂恂然先生之儀型也厥

後廷試予受卷廷中從旁見所對策深為嘆服公潛能以文學世其家已而除行人將命遍天下未嘗有過蓋八年於兹始用薦為漢川知州不知者以為峻擢也知者則以為不勝其晚矣葢古稱近民之官必先豈弟之德若吾公潛者始真可謂愷悌君子者也吾嘗私評當時之人其才智可取者不為不多求其淵源家學而可與從事於聖賢道學之功者公潛殆絶無而僅有者歟時承恩歸故鄉上丘壟祭先廟為閭里之榮為鄉人之

勸士大夫多為詩而予序之皆非溢美者也

送宋子環赴京序

子環居字水西時從鄉先生學余知其穎敏淳厚出於等夷也及居郡城時從余遊西昌遇景假物賦詩甚有奇氣而其家世多大人長者積累忠厚予知必復振其家聲也後予遭讒西遷適會於京師情深意戚依依離別之懷甚使人不忍也因為詩與之頗以古道相期及還聞其盐務為學繼入郡庠舉於鄉擢甲科入翰林舍

子寓所一榻蕭然青燈勤苦甚有加於前余又有以知其志之高逺也間與論事則視一切在外者皆以為適然隨所寓而安無所動於中不汲汲於崇髙不戚戚於窮困且不以衆人之毀譽而喜愠焉庶幾聞道而進德者歟中間值其尊君捐館時予亦出臨桂藩相違者久之今年余自京師還而子環遇當起復朋遊多為詩以逺大期之余惟見其自幼至長日有增益語言文章固已可喜每有制作鏗鏘炳燿浩乎偉然洞觀古今詞翰

超卓予每為之擊節凡今朋遊之所期者謂富貴顯榮乃子環之所不動心者可以坐而笑之也凡為儒者將無施不可而後無愧於天地孔子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子環以世德之所鍾朋遊之所祝願勿以所能自足而以未能為勉且慎無變其初志焉是能立乎其位而吾所深望於子環者也子環宋氏系出景文公云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余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

憫其習俗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不難也蓋其地田少而土瘠拙於生業而習於傲惰敢於鬬爭而易於刼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艱習俗之乖離由是也豈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户惟謹至於猺獞苗獠號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然閒有得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不問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若猺獞苗

獠者擇其豪户之良因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寛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户其豪户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州似為尤易也予持此論疑其未必行乃十數年來得賢有司治之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抑其閒尚有強梗者豈後起有司未盡行中州之道而重有賴於化民成俗者歟桂林之屬

縣有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人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為縣於義寧義寧與陽朔接境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者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大官亦理之可必也夫

修家譜序

解氏系出山西平陽府解州秦漢之際徙家鴈門今山西大同府也予嘗道經弘農入函谷關濵河而行百數十里太行中條在河東隔岸依依然如與人𤍠行問其土人云渡河去解州纔一日程然以事拘繫不得徑造其地未嘗不為之躊躇歎息裵裒顧望而俛仰於百年之先也因是益知木本水源之義亘古不泯矧近而且親者詎可少忽乎哉故予於家譜自生七年以來即知

誦習為之考證至於今三十餘年未嘗廢以怠也舊譜相傳唐天寳中有諱隱字退翁與子禹字德遠並舉進士及第退翁仕為蘄州司戸參軍德遠為湖州安吉令值安史之亂父子皆寓於蘄由蘄遷金陵德遠用薦為吉州刺史因家廬陵同水鄉臻善里今吉水縣西鷓鴣洞迹符南山之麓世傳許遜治蛟孽迹其所篆符於此地故得名俗訛呼為積富而吉水縣則南唐後主保大八年析廬陵縣所置或云隋大業中嘗置而旋廢史傳

不載不知其果然否也黃巢之亂吉之世族相與率鄉兵拒却之由是吉獨不罹害或云吉州有山名天獄巢亦聞而惡之遂斂兵去蓋得之傳聞云今吉水縣治有招義寨實刺史公之曾孫諱盛字世隆者所築以禦巢而子孫因家焉世隆在南唐追贈僕射子孫皆仕為制置至宋仁宗嘉祐已亥僕射之元孫諱希孟字伯軻天聖進士茂州司户參軍知廉州致仕子安字吉甫熙寧進士濮州參軍秘書丞致仕父子始即縣東之鑑湖書

院居馬先是其傍有道院梁上二鐘以索自相擊一夕地陷名曰陷湖其曰鑑湖者因制置公之請而南唐烈祖賜名也書院本僕射公之所作環壘而可見者有五皆為湖其前而傍皆有第宅周垣其南曰平湖北曰芡湖皆淤為平疇西曰青湖為江水所決獨鑑湖與東湖夾兩山之脊而瀦其水雖淤泥不至汨沒尤多芙蕖逺岸林木蔚然解氏之居在其上者盤矗如舊而絃誦之聲不絕宋丞相劉沖之少時遊學其所題句猶在也縉

上距濮州公纔十世家譜之傳中更大亂收拾幸存世有纂續而其世年表姻家別錄先壟圖志宗支圖記姓原記畫像記顯揚記委曲詳盡比於他譜似為尤勝又出於歐蘇之譜之先而世未能盡見也嗟乎自中唐以來七百餘年纔三徙居而不出於州里之間考其山川已有變易而一卷之譜猶存其舊子孫不失其業非連世之有積於己而有得於天之厚安能不與山川俱變易而與時世俱轉移也哉惟譜之所載既久雖山川不能

無異此考證之所為作也譜有顯遬自唐至今每舉必父子兄弟聯芳襲武而起以為常其諱元者累功封太原王諱誠者連三世國公可謂盛矣比於他姓功名富貴過此者亦有諸然求其能與此譜同久遠而無所闕遺者則誠所謂絕無而僅有者也然則欲長有家譜而永亢厥宗者固不徒在於功名富貴而有重於功名富貴之外者歟此譜之修續者為親而作初非為人而作也凡出於吾宗而或貧而賤而不通於文學之類而流落

窮困者而可不念而恤之歟其在祖法有不義當黜譜為諱其名字但書曰某而不絕其子孫者此又譜之所以為忠厚也況解氏在今山西固多而江南之族甚少其在廬陵吉水安福永豐永新萬安新淦纔數房又皆不及鑑湖之盛為鑑湖之子孫者尤當凜然於斯也舊譜無序先人以為不欲載之空言然予竊惟世年表記諸作可謂盡善而世末之知故序而傳之使凡為譜者或來取法而有所激勸不為無補此又區區之用心也

重修家譜題辭

吾宗得於天者何其盛不得於人者何其阨哉天定勝人久而必信人定勝天偶然一時耳安知非至阨所以為至盛乎解在春秋之晉揚幾不免於楚張侯忍血制勝未聞功賞狐纔得舉年不及施迨漢興福為代相後雖位侍中僕射不大顯延年經學不傳乃傳他人萬年教陳湯立大功不賞竟罪徙燉煌東漢至勝纔得世襲侯爵國除復徼梁鄒侯父子顯魏晉遭賊倫之禍宗族

流離隋大將軍忠鯁衍兵法夭死世但傳其書公琰事
高宗至元宗傳稱為小人讒譖數屈若是之歷歷見於
前世者固未暇更僕數矣而吉之有余家也則自十九
世祖吉州刺史禹始至唐末黄巢之亂世隆舉宗奮義
保障吉陽全活甚衆纔得朝奉郎告身數通而已彭玕
叔衆歸馬殷時先制置公不從亂亦活萬餘人終身不
言功濮州公不悦於蔡京父子棄官隱居太原王佐宋
高宗中興立殊勲沮於秦檜奮鬱以死元世修宋史史

臣亦私憤不著其先世里居但云不知何許人吉陽侯暉有文章而史云鷙猛木強荆南制置潛忠義天知貶死南安其戰功甚多史不為立傳評事公子宣於董德元為至戚德元顯附權要公貽書切責不與相見江華公龍翔歿於王事夫人江氏能復其仇亦無襃恤國學莊山公以賦斥賈似道擯處於家易國公誠三世為公竟亦絕享太史公元亡死義子歿北方一門勤王戰殞相繼伯中公兄弟連舉海内知名為世所忌擯以不第

後伯中奉詔修三史論以宋為正統小人齟齬拂衣徑歸其他以節義自高徵辟不拜官者譜不勝書世不易業視當時鬼蜮能為禍害雲化烟消死生堪羞耳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吾宗有焉不致怨於人亦不責報於天天定勝人之說吾姑為此譜發論後世子孫覲於此者庶亦將有所感也夫

歐陽文忠公家譜序

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

敎之徒多有遺跡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敎城叔敎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出於荒榛瓦礫之墟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録後世所不及知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余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廼知歐陽氏譜比今所傳文忠公之所修續蓋猶未得其詳也按宋仁宗嘉祐中歐陽公歸廬陵得其譜於吉水與其所藏者參較而刻之瀧江蓋草草旬月間耳宜其不及詳也余甞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獸巍

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為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亦不及録推其缺遺者豈不多哉文忠公平生亦念念於廬陵者故不遠千里歸葬其考妣刻石表阡期以不壊此其意可見也而或者咎其思頴而不思吉此豈知公者哉公沒後發奕辨子孫相繼歸於廬陵然始皆寓於新淦之萬全蓋歐公歸時李太伯在臨江公託為買新喻田宅以居故也吉水同水鄉臻善里則自發之孫紹世南渡隨高宗至杭都堂

審給部符今在迹符余猶及見之此其最可信者紹世
生日俊日俊生三子長雲居迹符次霖居新淦季雩字
季澤始居吉水之螺陂雩生克用克用生炎起新昭州
教授先六世祖生春之姻婭也炎起生夢旗進士擢靖
江軍節推節推生我行我行生師尹諱衡至正庚寅貢
士號莘雲余少時嘗從講學令子仲訥與予交莫逆予
兄大經其妹壻也莘雲既沒仲訥亦早世其譜藏予
家仲訥有子孝忠少鞠於予家於其長也授之譜與

文忠公畫像俾謹藏焉永樂丙戌孝忠來京將謀之梓以遺後人而予為序其事如此且俾知此譜蓋連世修明之比於文忠公所修輯為尤備也

泰和楊氏族譜序

余嘗讀先賢楊文節公自序其譜稱古書傳楊姓皆從木或者見子雲傳偶闕其點遂以子雲為抑揚之揚非也德祖答子建書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則雄與修初非異姓也由是知凡謂楊有二族且以揚為出於晉大

夫解揚之後者其皆不足信也序又稱歐陽文公誌大雅墓曰九世祖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堪生承休而唐書世系表則曰朝生燕客燕客生寧寧生虞卿虞卿生堪何其自相異也及攷之宋文景公作虞卿傳虞卿父寧子堪乃與表合蓋誌誤也今按歐公作在表之先意其時未有所攷或據揚氏家傳書之耳由是知家傳承訛類有可疑者不特此也大雅自序其譜云震之後承休在蜀從昭宗以子巖從真宗時以家譜授職方公職

方公復以擾侃真宗時巖固尚在也而文節序稱巖曾孫輅仕江南為虞部侍郎按唐守官志無此官或者偏方創為名不然則傳者之誤也今攷之九江蕭氏譜其曰霽者在吳乾貞初以策干偽主得仕為武寧長官乾貞之勑尚在鄉先生題識皆云霽長沙人其舅楊輅守吉州因家廬陵則輅之守吉實在唐末楊吳之初年而虞部侍郎蓋偽吳官號耳以時勢攷之巖在唐末當尚少而豈有曾孫已仕刺史耶予意其必兄弟而皆承休

之子耳而文節公所序迺如此何也讀王荆公所為蕭
定基神道碑銘亦以乾貞為南唐年號較然謬誤抑又
何耶然楊氏既多所至迭盛予嘗觀其閭鄉譜大同譜
四院譜龍圖譜靖共兩院譜蜀中院譜渡江院譜淅院
譜浦城譜吉水楊莊譜上徑譜滋塘譜小南江譜令翰
林楊公士奇所輯泰和譜何其隨寓而盛也龍圖已上
不待言矣其曰靖共者長安坊名其在唐元和長慶間
一院不下數十百口族長堂前有木榻朝退問安擲笏

其上堆積明旦亂取以去俸錢所入至逾百萬禄仕之盛古未有也李唐之亂播遷東西浙院之盛相吳越王六十餘年與錢氏相終始吉水楊莊湴塘自侍郎長子鋭次子鋋始遷居其地文節序稱二族入國朝來至於今第進士者十有三人楊莊居其九曰丕曰純師曰安平曰求曰同曰邦乂曰邁曰炎正曰夢信湴塘居其四曰存曰杞曰輔世曰萬里楊氏自太尉以來大抵以忠孝文學相承而近世卓然冠吾族者忠襄公也公之死節

有傳矣而十三人之中公父子及一孫一家而四人焉忠襄公即邦乂而萬里則文節公也觀其自叙蓋亦以為楊莊湴塘之極盛也浦城譜亦出自湴塘而至文公大年始盛及元延祐中公十世孫楊載字仲宏又以詩名顯亦有光於湴塘也今泰和之譜自銳之孫延安從上徑其孫允素始居泰和又六世至德明德寛兄弟積善於前是以德寛五傳而有賢可延祐進士與仲宏同年歷官翰林待制元史有傳為泰和楊之顯盛自是而

兩府君之子孫第進士與明經入仕者亦十有三人矣德寛之後居其十二舉進士者賢可升雲起子自立相有官者公望公安公榮仲升子肅逸民及士竒也德明之後居其一守吾也而公之子及曽孫元孫五世七人相繼益顯又何其與忠襄文節之合轍而同符耶豈非其本之一也歟天之報施善人不爽錙銖固如是歟今士竒以舊譜刻於延真觀者不存而據舊之失其節序者列置後卷予考之世次華甫至定甫雖失其上三世

然皆德明之元孫於譜為第十世惠可以下為第十六世也元可至達觀雖失其上四世然皆德寛之五世孫於譜為十六世但以其字補其鈌而上有德寛德明以為之宗下有惠可升雲著可緒引而申之雖百世而譜之昭穆尊卑序而秩之又何嫌於有所闕而釐之於他卷歟予請合而著之他日延真之譜復出不易吾言也

吉水桑園周氏族譜序

桑園周雪江先生諱志遠仕元為東宮説書其猶子子

直為太學生先君子與同出入於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翰林學士揭文安公之門子直不幸早卒雪江與其弟靜隱達泉交游於金華之會復際明時予少時得侍杖屨聽其議論及其世系私竊識之後其猶子子用馳美譽博涉經傳尤長於史學得與之同鄉校予方修家譜歷訪名族質其疑難子用剖析據於周氏譜又加詳焉其曰吉有周氏顯者大抵皆出烏東世皆曰烏東系出公瑾而不知公瑾何以有後於烏東彼不知讀史者

指公瑾為都鄉侯有以公瑾為漢周景從孫以忠為太
尉以異為洛陽令則又讀史三國志誤之也瑜實景孫
而陳壽以為從孫忠非太尉而曰太尉洛陽令暉也而
以為異且暉異遇害董卓而壽亦不知故曰壽誤之也
今新淦峽江鎮有周瑜將臺臺下有廟去市北行可數
里故漢巴丘縣治也本傳云下廬陵留鎮巴丘即此也
後云道卒巴丘則巴陵之巴丘撰地誌者弗考誤以臺
為墓遂致論者爭言其卒在今之巴丘考其陵墓在今

安慶宿松而不知其留鎮在古之廬陵今之峽江也瑜長子循早卒次脩都鄉侯罪徙廬陵後當召還卒於烏東長子豫襲都尉居汝南少子泰留守冢廬陵此公瑾之所以有後於烏東也其後子孫散處若今廬陵之觀草永新之厚田安福之後林泰和之爵譽里吉水泥田櫪坑是也桑園之有周氏由吾仲山翁自櫪坑徙也仲山翁之先屢更世變譜牒散逸其世次遷易之詳莫可考見此子用之辯同予少所聞未嘗敢忘不幸子用早

卒今年其兄子善子彦與其族人咸相與謂予曰惟子上及聞諸老之言與亡弟為莫逆凡於氏族之書號能辨博庶幾下足以啓慈孫之心上有以正史傳異同之缺不可無一言著於譜牒之末庶乎可以祛其疑後世有賴焉非惟族人獨私感之予辭不敢則又遣其子恂來京求之予不得已為著子直等數小傳記舊所聞叙之如此云

盱江胡氏族譜序

盱江胡君子昂出其家譜求予序按譜胡氏始於金陵五代末有曰公霸仕宋累贈廬陵郡開國侯家值夏遂為廬陵祖至諱杞徙居南豐後遷南城則為今健湖祖由公霸迄今十九世其間詩禮簪纓之傳歷歷可攷其尤著者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上高宗封事乞斬秦檜大理評事剛簡公理宗朝言濟邸事忤史彌遠二公剛風毅氣貫徹金石名昭史册落落與日星爭光至今讀之凜有生氣是為胡氏之顯祖稽古自十一世御史延禎

山西僉憲子孫以來尚皆修飭禮義砥礪名節不愧負
於前聞人是譜重編於延禎子完淳與其子原鵬從子
原牧而成書則其孫承仕郎連江知縣子昂也遡昂而
上世次歷官有詳有略自昂而下則名行官爵娶葬又
特著之詳焉系其族雖貧且賤不棄匪族雖富貴在所
不録嗟乎明矣哉胡氏之譜也不強其所難知不略其
親且近昭昭穆穆秩然有序而無冒昧欺妄之愆俾為
子孫者知祖宗之一原則夫相親相愛相勉勵以相周

恤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不至於途人之譏者庶在兹歟

子昂好學善仕宦於其忠簡剛簡之事業知之素矣予

特嘉胡氏之多賢也故又表而出之是為序

文毅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毅集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

文毅集卷九

明 解縉 撰

記

私淑齋記

有唐張文獻公之遠裔曰希顔生三十年而後從事於學志甚篤而堅守甚力而固以私淑名其齋索余記焉君顧名思義希顔者也而又喜孟子余豈可以無記哉

孟子嘗舍顔淵而學仲尼矣君又舍顔淵而學孟子無乃戾乎曰否昔者王埙悦孟子韓退之告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沿河以至於海沿而不止雖有遲疾必至焉賢希聖孟子可以學仲尼士希賢學孟子以求至於顔淵孔子不難矣希顔力學堅固吾知擇善廣矣今於其所以名齋也又知其擇善不騖於泛遠而工於切近也豈不真可謂為善君子哉夫人有身人知愛之也愛而自私凡可以取諸人者無往而不盡其力

也愛其目私人之文繡好色以悅之愛其耳私人之管弦音律以樂之凡天下之物可奉悅其身者萬方致之以為愛其身也不擇是非不量可否甚者至越禮犯分皆自以為能奉其身而不知反以禍其身者皆是也惟聖人之道在人未遠非如芻豢而可以適口非如聲音采色而可以足耳目之欲非如文繡錦穀而可以華其身也取之而無與禁私之而無與爭有之而終莫之奪也任意所私而人不怒任情所求而人不惡如昬夜水

火而人莫不與如穀種之生在我有餘而用之不窮也其近且易而無禍如此人不是之私而惟求其遠且難者其可指而取也如此人不是之私而惟取其僥倖而不可必得者吁此誠可為斯民長太息也希顔家田心匡坐一室二十年餘傍無諠譁其書滿家朝思夕諷得於今人者少而得於古之人者甚多味徳道性命之言如目擊古人考成敗是非之由如目擊古事而時出以驗之於今駸駸乎自源徂流非有極也是以飯疏自飽

而不顧人之膏粱緼袍自安而不顧人之文繡絶意於榮名利達之求而惟善言懿行之是則曰庶乎淵之拳拳軻之自反豈不真知愛其身任所取肆意求而無禍哉於人之求其遠且難與儌倖而不可必得者豈不賢之遠歟余是以樂為之記也嗟乎孟子幼承三遷之教長資參伋之徒遊梁適齊轍環千里之間其有得於見聞之頃日進於聖必有覺其進如孔子之自言非但謙詞而已也故猶以孔子之澤未泯而已得其傳為幸於

斯時也中庸其作矣然豈有軻書之七篇著明深切如今之不待於求人也哉是又使聖人之澤自五世而萬世軻之功也希顔今得以端居一室而私淑其身不忘孟氏之功宜矣兹非幸歟然以孟氏之賢去聖人未遠七十子猶有存者而凡載道之器又未火於秦也而孟子猶以為幸而得之則凡不幸而失之徒知私於物以禍其身者如今之人亦豈少哉今又去聖人若是之遠而淑艾之道渺乎無傳吾道惟一端而異端百家雜出

其間希顔而私淑也其可恃其幸而不思其不幸之大歟誠非百倍其功千萬其能不可也何也聖人之喻道也曰水哉水哉其自警也曰日新又新淑艾之功豈苟然哉艾之為治既有斬絶之義而淑之訓善亦有疏濯澄汰之功江河淮濟映徹萬象涵天地而虛明鑑纎塵之可指其湛然澄瑩若是而後謂之清淑也潢汙行潦其本非不清也渣滓未融而澄汰之功未至曾可謂之淑也哉人之為善何以異此希顔於潢汙行潦也能不

凛然懼於江河淮濟也能不惕然勵乎善其身而於聖賢似易而實難也而亦非在於高遠也其惟日新哉又新哉要亦惟希賢而後可與發此論可為此記也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余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峰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

鹿角峰其前行為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峰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旛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為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下及天文歷數靡不研究精密著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歎曰水火愆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盍

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為詩贈之稱學睡者寓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額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是為文白先生以歷法授習吉翁而習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公又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中齋桂隱二劉公同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淵源秩然而

文川公不自以為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元末之亂齋燬於兵後先從祖濟川公復闢館於兹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為堂宇繚以周垣髙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黼與弟誦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維繼紹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仕為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叮嚀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余三復其詞而嘆焉余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

奇之不謂其能文能述祖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而南麓一裔弦誦之聲相續不絶是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焉毋以俗學文詞自滿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修偉節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為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並宏乃祖之風烈可期也余亦世家南山下忝為鄰曲異時亦得乞身

於朝與民服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

時敏齋記

怠荒學者之戒也時敏學者之方也不敏未有能學者也聖如孔子猶敏以求之夫機張非敏不發輪輿斵削非敏不成攫獮馳驟非敏不獲文章政事非敏不傳不凝雖曲藝凡事猶是矧夫學聖人者哉堯兢兢舜業業皐夔贊贊禹孜孜湯日新文王乾乾聖帝明王猶然也徵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敏又貴於時有如不

及之心與力而或有間之怠與荒中道之畫猶山溪之塞前功廢而徒敏也要而論之其一為嬚明血氣之士功名歆艷其中忽焉企而赴之初心之發如火焰焰如水漾漾未嘗不甚鋭也然無浩然之氣鼓動其間未幾心力俱困漸而昏然已而喁然水為之涸火為之熄矣其一說詩書論禮樂似有慕於聖人之道者然歆艷之餘人欲間之則一飯思堯舜置匕筯而莊蹻一觴慕孔子酒下咽而季貨者何限也烏在其為學哉故學在敏

敏在時無道不敏無時無處而不敏斯惟學者之方也可以一息怠荒間之哉余思平生無不當敏之時以力敏事則事就以心敏志則志成心與力俱敏也知道以來十餘年聖人之所志洋洋焉未窺其際也勉勉焉未能其力也豈一朝夕之敏求可至哉郭君某以時敏名其齋固將以求聖人自勵也予喜與俱從事請因是說記於壁冀朝夕相講切焉齋在居之西仰有山俯有泉左右琴瑟書史麗足玩適余更以篤志於學進之堅其志

也郭氏家自宋居東梅後隸吉之吉陽門系出汾陽忠武王三十六世孫云

博文齋記

翰林朱君文晃方舉進士來京師予識之稠人中容貌詞氣望而知為博學君子也後當廷對予為受卷官見君所對策浩然切於理於時百餘人如君之文者甚少予又竊自喜識之稠人中者不謬也既而君果登甲科為給事於時學士髙君遜志喜古文詞數與予言君之

文且曰吾於君鄉曲也嘗知之乎予歎曰先生知其文猶或未知其為人也公曰何為不知非斯人安能為斯文乎予又竊喜知君者非特予一人也後與予同修國史擢今官朝夕共事者數年又於君相邇也間嘗與出遊商確古今甚有增益君飲酒未嘗醉與予言未嘗狎有聞焉不知者鮮矣而君歉然自以為未至也乃以博文齋記為請而謂予有以增益之也嗟夫予少而讀六經之說諸儒之傳註訓詁未能博而歸之於經也天文

歷數推步考驗之法觀變玩占之事禮樂制度得失之宜未能博而一之於道也日用動靜聽言處事之機未能博而歸之至當也細而萬物之理大而鬼神幽顯之情外而異端之所言舉未能博其書窮其所失而悉歸之正也予日夜之所孜孜也蓋以學顏子以至孔子者必從事於斯初喜朱君之博學而未及問其所以學今因名齋之意益喜江鄉之學源委固在而朱君果與予同志也雖然近世有論知行者或謂先知後行先行後

知而不知知皆不當有先後要以知行兼進為務天之高地之厚星辰之遠也豈有憑凌九霄顛倒溟渤而後能窮其所以然之故哉求之吾心有可以包天地之外而無不知也此顔子所以誦其所得於夫子而必繼之以約禮也不然幾何其不汗漫希夷徒博而終無所歸宿如彼荒唐之徒歟此又予與君之所當共勉也

潛齋記

余嘗怪王符曰潛夫又自作論自往見皇甫規至倒屣

傾其鄉人此豈得為潛也哉今觀謝君維賢以挺質如嶽高斗極僻立於遐邃莽烟遯世而無悶如滄海渤澥流匯汪洋於四海九州之外不聞於世而澄泓自若如良材楠梓屏翳於極幽崇嵁霄霧之間人跡不至而滋茂自如是以優游窩居而以潛自喻也夫龍之潛將雲而升蟲之潛將秋而鳴魚之潛將雨而躍與凡物類之潛者皆有待於飛騰而奮逸也是亦皆愈於不能潛者矣潛豈真以不變為可善哉蓋士君子不為外動不為利

誘則不以物顯不以物休其潛其見隨時而應而非利害有所干而有所避也夫如是而後可善也謝君蚤而聰明時方泰寧而君潛於學世方角逐而君潛於守晚而幸逢昌運而君潛於老君之潛其諸異乎人之潛也歟君之潛以天不以人以時不以身無所待而無所害也何也方元之季逞足勵翮横鶩而別騖爭趨於富貴功名之途者櫛比也而方窺規聖賢討豁端倪游心注目於圖書經緯之間非潛不可也及其壯而遇鵲起龍

鬭之會烽塵戈甲盈於見聞而無所污折不潛而能之乎至於老而一門羣從青紫交映而令子南昌君榮以祿養所至杜門自高退享其榮而遺其名至棲居一齋方廣不踰丈尋瓦椽僅容安於容膝山林原隰田疇畝畝禽魚水物泉石之供足以潛其觀聽男女耕織讀書鳴琴賦詩里巷過從神社宴會足以潛其起處名不辱於富貴貧賤人之口而凡一切之毀譽榮辱不能及於其身此潛齋之潛亦既與王符異矣而亦何必若人之

自汚而獨往與絶世而必自臧者為哉

廬陽書屋記

朱文公在南康創白鹿洞書院當時學者大抵皆四方之士其出於南康者甚少然余竊怪夫陶彭澤之高風在前劉凝之之壯節周濂溪之道學相望而起居於其間而又若南軒張公相繼守兹土而作新之而尚不能與他郡比隆兹非可怪歟豈鬱積於山水之間清淑之氣將久而後發歟抑地僻而民少歟不然與天游者人

莫窺其際故不屑與名物爭而中有獨得者歟白鹿洞書院在元猶盛先外大父灞雪高先生嘗為南康推官以名進士喜為古文歌詩時出其所作以示諸生後五十年為洪武庚午勑賜予歸省親阻風廬山下識黄君重美於學宫予至其家得拜其尊公知其家南康嘗為白鹿洞學生先外大父倡為古文歌詩時有和作其善之尤者獨推黄氏重美為余誦父詩予時尚少不能識其中之所存然甚自歎其識之之晚也重美請為作廬

陽書屋記余輙肆筆爲之今十有六年重美調官淮安出余舊作自視蕪謬爲之改作然亦不能大有加於前也獨余嘗與重美遊廬山棲賢諸佛寺過壯節亭登臨之下瓦礫丘墟榛莽彌望而白鹿洞已無逕可通黃氏賢父子其家尚自若也非其中之所積者厚而物莫能與之爭也焉能至於是哉今重美尊公已矣仰其學行如見尊公也尊公非所謂與天遊者歟數椽之瓦萬卷之藏奕世彌昌雖與廬阜爭高可也

吴山書舍記

吏部許公思温吴郡人也少時躬稼奉親讀書吴山出登太學為御史歷職憲副遂擢今官於予有同寅之好乃請為文記其吴山書舍予平生足跡半天下惟不得一至吴中靈巖虎丘天平之雄峙湖流海潮之奇漫四方人物之都會每讀昔人之文未嘗不為之太息也且夫世人之於讀書也高談道學者指以為喪志近務事功者棄以為無用於戲是豈嘗知讀書之理也哉自怠

而厭其勤苦者託辭以飾非自昧而不達其義理者謗言以護短故例以儒生為迂濶而以文籍為陳言耳究其心亦未嘗不知之也茍有因其心而直曉之有不赧然而愧者鮮矣是故文字之作聖人開天闢地之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造化萬彙之所不能違者也而豈出乎此理之外哉而豈可指而謂之喪志而無用也哉六經聖人之書也諸史歷代之書也諸子百家凡能言者之書也下至商賈技術莫不有書擇其善者而行未

有不善也自天文律歴地理農田水利風俗人才學校選舉鹽鐵細務皆有書皆所以集事成功者也自昧而不通者而可謗之哉六經所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為道學之本也其餘皆可讀之以幾於道也自怠而厭勤苦者而可假喪志之言以飾其非歟喪志之云為不精專者發耳不精專而務夸多鬭靡以為人也則又反不如不讀書之為愈此有激而云爾而豈可謂謂書之不必讀也哉余觀生民以來未有不知書之聖

人者予嘗以為流俗歎也許公之意與予合故既仕顯矣復請為之記其書舍以為子孫後世勸而使之有以興起於讀書也因為之記

墨莊記

宋丞相劉公沖之少時學於予家後貴顯來謁有相儒仙客化龍棲鳳之咏至今人猶誦之是時吉水富溪劉氏與之同宗沖之為之作叙知其與遷鶯灞上同所自出葢世族也今其裔孫仲選遣其子九常來京師請余

記其墨莊且曰祖宗以來惟事詩書以淑子孫墨莊劉氏之故實也幸弗辭而記之余曰聞昔静春先生嘗以是請朱子為記朱子曰劉氏自國初有名所與通書記事皆先儒長者顧熹何人而敢度越衆賢上紀兹事辭不敢當如是静春與之别五六年致書十數未嘗不以此為言而後不得已而為之記夫以朱子為記如此其慎且重也今予又豈敢率意遽為之歟雖然慕富貴功名者未必得富貴功名惟慕夫忠厚之傳詩書之習以

淑其子孫者則有必得之理靜春之意夫亦曰耕道而得道亦在乎熟之而已不知者謂出於青紫車馬之間誠切病焉是則墨莊之記有種斯穫有求斯得而的然不在於富貴功名之跡也仲選固靜春之裔歟是不可無記以告其子孫及夫世之不知者也況夫靜春與朱子倡明道學天下所共知者家本廬陵後居清江晚年積書搆屋歸老螺川之上今纔二百年其無有不穫者此理之必然也而或有不然者殆亦天之未定也仲選

惟敎其子孫以仁義為根荄道徳為菑畬詩書為灌培也壘之種必有豐年固將趾美禾川有聲盧陵而凡興衰得喪係於天者豈仲選之所慮乎吾所誌者亦誌其可必之理以待夫天之定而已豈以不知者言為吾輕重也

溪山讀書處記

吉水縣東行七里永豐江上鳳凰山勢翔動有釣臺瀑布與嚴陵君隱居無以異也其隅岸陂陀平衍風氣迴

合於人居尤宜先曾祖姑令子巽湖胡隱君爲別墅焉有溪山風月樓在元盛時士大夫之詠歌至矣隱君令子仲芳爲余妹婿少時嘗往還顧瞻喪衷以爲便有書數卷臨清流蔭佳樹登山而望俯潭而漁雖酌清水飯脫粟擷園蔬而雜之亦曰樂哉千駟萬鍾何足道哉此予之夙志也予甥宗訓少從予遊聞予言甚熟於是優游奉親讀書二十餘年予之所願慕而不可得者宗訓厭飫而深得之也豈若予之勤勞鞅掌哉雖然書不可

不讀有不必讀者有不可讀者方外異端之書不必讀妄誕迂怪之書不必讀駁雜之書不必讀淫佚之書不可讀刻薄之書不可讀余少時無所不讀是以舍溪山之樂而從事於外至今欲為山林之樂不可得也而後知昔之所讀有不必有不可而今始取六經正文端誦而求之也宗訓以溪山讀書請為記予以此語之宗訓果能有得於聖賢也更以溪山樂處銘焉銘曰

溪流無窮山色不改尋孔顔樂神明如在

獨秀山房記

魯王府紀善可貞請為作獨秀山房記自述其事曰貞世家溧陽樊川之上逶迤其前如帶然東濱洮湖不二三里而近西望瓦屋諸山近一舍許樊川水北折而南至於邀江以達於震澤而旁皆入洮洮濱有山界小地誌所不載故老相傳曰獨秀亦不知名所始也九世祖宮教公在宋開寶間居於此為堂曰平遠復湖居士養真蘇公見於賦固已三百年而堂燬於兵先君子復其

堂於故趾名曰遠山亦以承先志也貞又即堂西偏營數椽為讀書之室題其楣曰獨秀山房葢先宫教公與先君子名堂之意皆有取於瓦屋金壇諸山而於獨秀之卑也則無與焉貞則以為諸山之高不及數十仞周圍不及數十里而近不出雲雨興寶藏以利世澤民叢篁灌木紛然雜植大者不足充棟梁小者亦不為榱桷之用至於兹山尤卑小直塊然培塿而已宜郡志之所不載而貞獨取以類己既以名其室而尚歉然於獨秀

之名實不相符也但當讀書之暇則攜兄弟友生步而涉其極焉下視平湖汀渉岸柳風帆出没烟波蒼茫一覽而盡得之又環視諸山雲烟浩渺金碧交映浮嵐爽氣在我襟袖顧瞻徘徊而不能舍則先宫教公與先君之樂又兼得之今幸際盛世智術淺鮮奔走宦途竊禄無補將老而衰病及之又甚有似於兹山而且有終焉退休之志宜其拳拳於兹山不能忘者願先生有以述之貞雖不足道庶以慰兹山之得名也可貞之所述如

此是固足以傳也謙虛止足之懷高明廣大之意豈惟可貞足以自淑其身而已哉是固可推以訓其子孫者也餘固不能加毫末於是備述之以為記

生春翰墨之隙記

六世祖號生春諱谷傳劉靜春之學篤行而惡近名嘗曰近世聚徒著書者多禍道學之名召之也由是及門講學者皆能篤信終身未嘗有叛去者淳祐己酉府君舉江西漕司神童第一明年南省試及第當廷對以病

免歸與弟龍翔子孔暘及羣從子姓杜門講學爲業累
世自唐至德以來畜圖籍甚富家亦饒財即所居之東
因高丘爲臺臺下爲屋窻户顯敞園池交映東望則東
山爲吉水之鎮山連峰參差秀麗雄傑嵯峩倚天青翠
如渥其溢出爲太平山如狻猫蹲伏正直屋上每初暘
絢麗其色正紫望之郁然實所居高丘山脊之連延也
北望虎丘甘露兩山盤迴先世嘗建書院其上遺跡宛
然西則南宋思陵所居鑑湖一曲固爲大池唐末有道

院書屋即劉丞相沖之少時受學讀書處後相傳道院梁上懸兩鐘自相擊一夕地陷遂為湖今並平淤多芙蕖蒲芷每盛時緑陰隱映鳥鳴上下不啻如春暘之月也南望巽岫一峰卓然如玉筍獨立於青空之下傍無蔽翳芙蓉天馬諸山勢與章江文水驀然下馳虹銷雨霽捲簾坐觀不啻如丹青圖畫也蓋居當山水之會林花澗草騰芳獻秀與寒暑絶異而又與城市相去甚遠清時游賞驩娛絃管之奏與彈琴讀書之聲相聞燈火

相接無窮愁寂寞之感者亦其居使之然也於是府君之友丞相信國文公天祥大書生春翰墨之隙六字揭其齋而且以生春為府君號謂當不忘靜春之意府君曰吾志也文公遂復為之記今一百五十餘年矣中更亂離瓦礫丘墟至今大叔父季通先生首闢草萊欲重搆之而未果叔父原璧纘承父志為屋以居追惟信國文公之書與記皆失之命縉為文述其事且仍書六大字將刻之叔父以為不欲創為美名不求文他人而屬

之緡者惟欲紀其實以示後之人是亦府君之志也嘗聞信國之記有曰君家藏書有萬卷芸香玉潤羣從子弟數十人言温氣和或臨池學書見風輕雲淡之時或振笈發籤即傍花隨柳之興又云時紛利俗塵勞膠擾舉無累於其間吾安得不名之曰生春翰墨之隙耶味斯言也其所從事固當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歟叔父景前人之芳躅服先世之遺訓緡敢不服先世之格言效起予之往軌繼長增高以綿前修於勿替乎府

君生平讀書好學以盛德長者聞仕終上猶尹歸塟折桂之韓陂沒泥蛇形於大叔父李通爲曾祖於叔父原壁爲高祖叔父今見族中元孫則茲事流傳今又九世矣

樂志堂記

雩陽有川岳之秀青山黛環巧圮壘削城屋壯麗地大以延可列萬家尚有羸隙以爲園池遊憩之所宜隱君子者之所樂至裵褢而不能去也西昌郭君善敷嘗作

樓居以望山川窔邇市喧志不樂也其令子季政謀改卜於今所在縣治之北地勢迴環而邑之水縈抱焉徑通窈窕市隱澗深陶然不知闤闠之紛拏泰然而有山林之佳趣也於是遠不離倫近不昵市清華燕適兼而有之此固善教之素志而季政克成之樂其志也非善養歟雖然善教之志隱者也季政舉茂才為天子儲養待用翔於京邑登於廊廟行有日矣豈志善教之所志歟抑將志行義達道之志歟蓋處則承親之志一樂也

出而行已之志亦樂也出也處也同一道也於是季政將無往而不樂也葢為善而後可樂若夫志於富貴則富貴得而憂之志於功名則功名得而累之祇見其憂未見其樂者惟能超乎富貴之外伸乎富貴之上而駸乎道德之微處則有守於畎畝出則有為於廟廊則其所樂之長由其志之大也彼何人哉希之則是予固喜季政之善處矣善敷儒者老成若梁纘劉嵩揭平仲諸公皆莫逆交季政紹閘衣德學固有淵源也

奉親堂記

仲尼稱閔子騫之孝曰孝哉父母昆弟稱之猶曰私耳人無間言信矣哉聖人所以善成人之美光明萬古日月行天昭然不可磨矣孟軻說曾子輿之孝曰可也無過分者而分内幾乎盡矣孝子心無自足也軻之言參之心耳韓愈稱董生之孝被於犬雞人事天理一至於此哉予觀本朝兩制名卿之稱孫思遠辭榮歸養徵諸京師京師無間言徵諸江鄉江鄉無間言難矣予於子

信彭君為近戚而思遠又與子信厚善也知其構堂以居而曰奉親有旨哉夫人惟知奉其身耳膏粱極味以奉其口也文繡極緻以奉其體也雕椽刻桷極奥以奉其居也與凡可以奉其身者無不至也不知身者親之遺體也微吾親身曷從有哉是以奉身者奉親可云孝矣然亦有極奢侈以奉親一如所以奉身而不得謂之孝者則以溺乎慾而背馳乎道也昔楚人有兄弟二人其一人者富貴隆赫享獻窮欲奉其親而卒以禍其身

以及其親其一人貧賤非其力不以食非義不以享養其親數十年卒以無禍此豈極意奉親而反不若卒意奉其親者之無禍哉義與不義故也奉之云何捧持之洞洞屬屬然兢兢業業然仁義以奉其身則孝敬以奉其親矣飲食供奉云乎哉予雖不識思遠子信為予言葢知所以奉其身矣閔子曾子董子者豈皆三釜五鼎供奉者哉若閔曾之奉親可以勉之

仁山堂記

德莫大於仁萬物由是以生而天地所以為天地聖賢所以為聖賢皆不外是也言仁愛之理天地聖賢萬物之所同有也天地全之為天地之德聖賢全之為聖賢之德萬物有全有不全是以有仁有不仁之異聖門教人諄諄以仁諸子務學孜孜為仁觀之論孟所載何其詳且著哉孔子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輕絶人以不仁或言仁之理或言仁之事或言仁之道有全體之仁有一偏之仁言為仁矣而又言近仁或曰如其仁或曰

焉得仁誠可謂詳且著矣而門人復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豈其相謬戾歟葢聖人不輕言仁當日相與答問者無幾人非及門之高弟子則列國之賢君卿大夫故曰罕言也後之學者見其粲然列於簡編習以為常而不知察其所以然以全其有生之理章句之儒幾視此為常談矣余所以深喜張氏宗瑀名其奉親之堂而曰仁山也其父字仲仁盡慈愛之道宗瑀盡孝養之禮著其親之德期其親之壽而父子共為仁也宗瑀好

賢禮士少從予遊其取重於鄉里者其能慕古聖賢之言仁也比於章句視為常談者豈不遠哉又按吉水縣志云東山下有仁山或謂以形似名或謂吉水素多君子有淳厚之俗而以為里仁人之表宗瑀居縣中兹山朝夕在望是所以名其堂尤親切而有深義也後之子孫升斯堂者仁愛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者乎

宋氏永思堂記

工部侍郎宋君大本洛西永寧人也與余相知二十年

每念其親未嘗不泫然以泣而其言出於誠未嘗不感動人也葢初為大學生從事栢府時余為御史家庭具慶兄弟咸在歲一歸省則為余泣曰吾父之棄我也久而歲時不得視其松楸母之念我甚切而朝夕不得遂其温凊均是人子也而何其不得於天也未幾而君擢為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則又為余泣曰今茲衣繡西行道經故鄉上先人塚松栢蕭然迎母以往顧瞻依依視人之具慶者又烏能無感痛耶予為之惻然者久之

及予既失二親西遷河湟遇君為陜西按察司僉事予方大慼幾欲無生而君慰之曰君之於親生者既不遺其憂而沒者亦既少慰其志而今但思所以持其身以為顯揚也若余於沒者既不能少慰之於生前存者又播遷東西而恐貽其憂也此尤所不能堪者而豈可以死傷生耶予亦收淚而謝之後予歸京師而君為刑部郎中遇聖天子龍飛擢為禮部侍郎君迎其母來就養未幾遂擢今官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取前國子助教

陳南賓所為其父哀辭一通寘於壁間朝夕諷誦且以示其子曰奉觴上壽以慰其母慈而來請記於余謂昔之所以思其親所以告我慰我者皆是也余惟君之先人賢令也故秦隴之人至今祀之君嘗涉萬里求父遺骸而秦隴之人莫不爭先効力垂泪以相送者君之先人何以能得此哉君當致其思也君之先人位不稱德而止一縣令故天以君晉六卿將成其志也而非徒食其報也是君當致其思也君之母慈淑壽考享有禄奉

非以君為榮所以榮君也尤當致其思也夫惟位不稱德則子孫思之黎民思之如德之不稱其位則豈徒黎民忘之雖子孫或不思也君宜致思焉君之位漸尊矣思所以顯揚甚不易也若夫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是則思之近者不足為君勉焉君與余交久故不以頌而以規於是君曰唯唯書之以為記

永懷堂記

同知吉安府均福周君叙洲人少失父母氏鞠之以長

為太學生授衛知事於廣寧廣寧極邊地植立不易而能抗推貴人遂改授京師府衛經歷初用薦得超擢今官自叙洲至吉安道途險惡湍悍將千里者六七母氏老未能至就養也均福作堂於私第扁之曰永懷葢自為太學生時懷朝夕養不可得為廣寧極邊時欲迎養不可得及其在京師也遣使迎養冀可必得矣而不可得者道路之阻修也王事之鞅掌也歸省之期未及也十年之鬱於懷而不釋者往來朝夕信乎其不能忘也

而斯堂之扁民咸曰貴如周君而不逺養其父未見其母也憂思之深如此則吾凡有父母者可不知所以孝養如周君之他日懷之又若何可動民之志歟先王設之庠序學校而習以詩書禮樂所以敎民孝而爲敎之本凡有民社者皆當身任其責也耆艾思藿一味之需不能遂其欲建功樹槐一事之措不能如其志者感物而興懷豈可忘於朝夕歟如徒事其名而實之不然也又豈斯堂之扁能使之不忘歟周君當務其實而推斯

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銘曰

睇彼視用悠悠其永君子有懐未克歸省惟孝克誠上通於天魚鳥之孚金石匪堅焕如之堂謹思勿濫一念辱親百神所監奉迎有期歸榮居鄉邦人來觀錦衣在堂錫類具慶邦人視效展也不忘

養志堂記

林平南直字正德莆田之世家也今為廣東人其尊君在元季遊學濂泉書院遇亂隱居入國朝即遣直為縣

學生每歸必諄切訓誨服用稍侈正色飭之直舉進士
為吏部文選郎中出尹長沙調平南葢二十年來其尊
君告誡之書未嘗逾於三月之間也無一語及其私直
嘗積俸銀購一衣寄還為養尊君馳書戒之曰吾家舊
業足供衣食無仰於汝惟盡心奉職慰老懷足矣輕煖
非吾志也直嘗三復於斯祇懼惟謹尊壽母年逾七十
康强如少壯人間嘗告歸省因尊君之志搆堂而奉安
居以命其家子與婦代養焉至是士大夫聞其父子之

慈孝也名其堂曰養志咸賦詩以為其尊君壽正德不敢辭也且謂昔之舉進士先君子筠澗公實主考試求予一言以增益之余惟正德父之所以能教正德與正德之能從教也誠可謂能養其志之大而有子代定省之敬侍飲食之間祖孫相樂深愛婉容而又有以成其志之小也士大夫所以名堂之意不惟以美正德而又將有以教其子之孝也余何以增益之哉方今聖人以孝治天下侍養褒封皆著載令典正德旣敭歷中外無

忝尊崇之寄尚日孜孜於慈訓膺茲衆美進位公卿希聲簡冊豈不尤足以成其志之大而慰悅其親之心哉余將為正德重賦之先君子亦與有榮焉

孝友堂記

吉水徐氏大族也其先金陵人元初有字平遠者揭文安公稱其明達軒偉親賢好士周人之急或訪以政迎双理解大德初活饑民官橫浦條鹽法利害上府議有織金文綺之賜開新場以便民民甚懷之其母年九十

餘辭榮歸養終喪改官富州屢攝州事大治百姓頌其美上官薦其能其家世以尚書傳授故達於政事使之通顯當不在漢黃丞相下文安公富州人也即今之豐城公得其實故常自負以為確論於是郡太守率鄉里人士題其門曰好義之家而表其所居之坊曰普惠時元仁宗皇慶壬子也平遠諸子皆克肖而孫城南治尚書學有名又講於雪臞高先生高先生故宋儒有節槩城南學行益進遇亂與先公筠澗避於文水之西日為

歌詩更唱迭和傷時撫事自視雖屈乎杜子美不甚相遠也城南子學阜尤為鄉里所敬服令子叔通謂其家世好義本於孝友之緒餘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其弟叔遜叔迪合口一辭推原是意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來京師請余記之余觀世之為善者其用心之誠偽雖不可知然觀其所感發何如而可以知之矣自予耳目之所及鄉之人自大德以來以活饑民得官者亦有矣求如平遠得人稱道至以黃丞相比之則未之有也有為

善之名而富貴一時者又多有之求如平遠數世之後子孫益盛而推廣其志則未之有也盖其好善之心一出於誠故活人之心重以周得禄之心輕以少而富貴之福其躬者又未極其報宜其有譽於當世而有傳於後世也不然自皇慶壬子距今九十餘年徐氏之好義如一日而子孫之孝友彬彬出其門也此豈人力也哉繼自今登斯堂而無愧於其門者固不可以自負而益當有所勉即有愧於其心者亦不可以自懈而尤當有

所懲此叔通名堂之意也或曰言孝必言友何也曰上堂具甘旨以養其親其同胞失所父母食之且不能下咽即以一事觀之孝者必友不友者必不能孝也又曰言好義必本於孝友何也曰人有散金帛慷慨赴人之急而與兄弟爭錐刀之末有喜聲名給賓客而親族流離曾莫之恤甚至其親亦漠然者則其好義皆偽而已予嘗從徐氏父子兄弟與其賓客故人宴飲於茲堂之上而頫仰無愧者皆非世俗之所能比也

師萊堂記

金華距城三十餘里曰白沙新溪其地壤沃田良有朱氏士安兄弟幼失父賴母氏鞠育教訓之至於成立士安嘗仕為河間府同知與弟士貞甚相友愛今其母七十餘矣改築室為定省之所歲時宴享奉觴家人父子稱壽賓客致門以為健羨閭里縱觀咸欣艷焉而舉以為勸曰曷不如朱氏兄弟之善事其母也於是余友翰林王君文英其郡人也名其堂曰師萊而請余記焉夫

世之稱老莱子者皆言其老猶斑衣升堂兒啼以娱其親謂足以見其孝嗚呼此烏知老莱者哉夫常人自黒髪至白首應事接物是非萬變皆自外來非從己出朝暮之間有不可悉數者若老莱子能保其身於父母之膝下終身不異其孺慕之娱嬉想其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戰兢惕厲於六七十年之間無須臾稍懈而乃能然也是其為人曾子輿不是過矣文英之善擬倫士貞士安之善學必有見於斯非若世人之淺視之耳又聞老

萊子辭楚聘也其妻能與夫同志則其一家又皆有可
師法者文英名堂之意尤不可以淺觀之歟

蔣氏永思堂記

蔣君用文揚之儀真人父櫟軒先生諱宮有文章元季
擢進士第丞蘭陽以没母魏氏宋參知政事文山先生
六世孫有賢行後蘭陽君四年卒用文克世其家當遷
官而以兼知醫理用爲御醫思其親之不逮養也築室
奉祭如生存名其堂曰永思而自王公名卿大夫之能

言者翰墨文章輝耀互映所以為光榮而盡勸勉者既無不備也余素多病蔣君輙愈之今年春余方有公事不家食而兄弟皆病於家余又不得扶持也微蔣君幾危余深德之欲稱述其事為謝君辭曰曷不記吾永思堂也且吾先君子力學成家時命不保常恐無以顯揚萬一泯沒為大戾先妣家世大傅常誨用文不辱其門俾人謂蔣氏有子魏氏有甥也言猶在耳而敢忘耶而謂一藝成名為已足耶余為赧然自咎知君之淺也君

意不忘其親日進於道而將以訓其子孫也其為思也不亦永乎其為志也不亦大乎若永思之義則閩人吳曾客嘗有言為善必果思為親榮見惡必避思貽親辱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思之不廢庶幾近之然猶末也蔣君於此審其幾焉

文毅集卷九